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zzbsg@163.com

旧事

那时青葱

周应和

1991年的秋风卷着老槐树的叶子,也卷着一个瘦小少年的衣角。脖子上那根银圈在九月阳光下闪亮——祖上家传的“长命锁”,竟让我成了活的语文教具。《少年闰土》的课堂上,全班目光齐刷刷射来,教室爆发出心照不宣的笑声。十三岁的我羞得满脸通红,却不知这项圈成了开启我六年青春的特权。

从乡下到县城,转行粮食关系那天,父亲把一叠餐票塞进我手心:“以后就靠自己了。”这句话让我如豆芽的我一夜长大。和同乡谭利平合伙吃饭成了生存智慧——两人共打一份三角钱的冬瓜或五角钱的凉薯炒肉。冬天来临,又合伙睡觉,他的棉絮铺底,我的盖上面,两个少年蜷缩在单薄的被窝里取暖,互相踏着脚,倒也不觉得冷。

寄宿生的夜晚总弥漫着饥饿的气息。晚自习下课铃一响,胃就开始发出信号。我们像侦察兵似的溜到校内居民家,蹲在低矮的平房前吃一块钱一碗的米粉。电视里正播着《笑看风云》,我们捧着碗看得入迷,早已忘却宿舍大门会在晚上10点准时锁起。等到翻过宿舍铁门,突然听到陈迪林老师的界首口音在身后响起:“又是你们几个!”这位魁梧的宿管老师总像夜巡的将军,他的手电筒白光能劈开整个夜晚。夏日的宿舍热得像蒸笼,我们常溜到食堂边的水龙头下冲凉。光溜溜的小身子像只青蛙在水里尽情嬉戏时,陈迪林老师的手电筒又“照青蛙”一样照了过来,经常将湿漉漉的我们拎回宿舍。若是就寝后仍悄悄说话影响到其他同学,罚做俯卧撑自然是少不了。

最惊险的是自习课后溜出校门打台球,那天彭北平校长亲自带队的专项行动组犹如神兵天降,在校门口将我们逮了个正着。第二天校园广播点名批评时,我恨不得钻进地缝。那是在学校广播里第一次“扬名”。后来一次扬名是对对联比赛,我以“沈溪润梅林”对出“尧水荡岩口”的下联,获得了比赛二等奖。其余在一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,我都是默默无闻的那个。

身材瘦小总免不了吃些苦头。排队打饭时总被挤到最后,洗澡接水时桶经常被踢翻。每次受欺负,心里渴望强大的那团火便烧旺起来。初中同学刘谭义和何建强等带我接触气功后,我仿佛找到了秘密武器。深夜桂花树下,时常有个少年对着月光练站桩和运气,那本阿水的《罗汉神功》被翻得卷边。练气功虽毫无建树,却也坚持到了高中,还带了个叫周飞云的“徒弟”。直到某天被刘谭义老师没收了秘籍,才发现他,还有班主任曾长连老师竟都是同道中人!

初二的夏天,木板楼热得睡不着,我们把草席铺到院子里。星空下的卧谈会从国际新闻聊到班级女生、明星球星,直到对面五楼高二宿舍女生一盆凉水——“吵什么吵!”这场冲突最终演变成群架,由于团结齐心,我们这群初二小子居然打赢了高二学长,瘦小的我虽然只能在一旁观战助威,却从中明白了“团结”二字的重要。多年后与其中一位师兄在荷塘区成为同事,每次酒过三巡都要与之重温这段“一中史上最神奇的逆袭”。

生活家

提着灯笼的人

田瑛

新塘路上,填满我春夏秋冬的身影。而路边高大的栗树,随着时日与我渐行渐远。

之前我喜欢从远处望它,高大的栗树总是红一块,绿一块,我觉得像不成熟的一个人,所以极少正眼瞧它。

人对常态事物是比较漠视的,比如秋天的渐变色。只有满片的色泽形成气候,才会有人蜂拥而至。

直到今晨,我去新开的熊猫广场散步,再路过那条路,才发现满地的黄色小花聚拢着。待我细看时,才发现许多类似灯笼的果实。花朵那么小,果实那么大,仿佛比,静静地装饰着这条生硬的路。

此刻我的心软了。

昨夜,定是刮了大风。昨夜,许多栗花和果实与一棵大树告别。

我莫名伤感,一种悲秋的情绪涌来。我想起黛玉葬花,也不知道,这旷野中可以肆意生长的栗树,随处可以安生的栗树,谁会安葬它的花果?

我想,不久它就会被垃圾工人收走自己老化的皮囊吧。而此刻,它装饰了一条干巴巴的路,装饰了我对这条路的幻想。

你看,地上的“红灯笼”,鼓鼓囊囊的果子,裂开的缝隙里透着浅粉,踩上去轻轻作响,像藏在暗处的呢喃,一个劲儿地冒出。

我的脚步忍不住慢下来。我知道,我被这一幕景致迷住了。

最有趣的是,路上我遇见两只麻雀正扭作一团,扭动的身体将栗花形成漩涡。那是寂静与厮杀对抗的场景,那是写生的一幕……

那一刻,一股秋风将我抱了抱,几片黄叶,从空中缓缓落下,仿佛黄色的星星坠落,我误以我是画中画。而画里的肃杀,也是极为低调,被我的意境美化,仿佛一个人的从容,慢慢路过人间。

“我踩着不变的步伐……”我居然哼起了一首旧歌。阳光与栗花簇拥着我,朝前走去。

我的目光开始为一排栗树停留,对它多了一份关注。

一种借助晨光的小灯笼,有了夸大其辞的美。低处垂首的枝丫间,我可以触摸到几抹粉红的璀璨,无不掺和着一种暖,更像“小笨姑娘”(一种果子)动人的脸。

忽然明白,我们身边许多风景总是被我们错过。而当你带着一颗爱心去发现,就会看见生活不可复制、也无法临摹的美。

此刻,新塘路的秋天铺开了盛景,熊猫广场兀然耸立,绿皮火车停在那里,仿佛要载你去远方,又仿佛召唤你驻足。

我错过了这么多风景。若非风把“秋天”铺在我眼前,我是无法发现这种美的。

你看,细碎的栗花和果子,将秋天举到我的头顶,也铺在我的脚下。这种类似桂花的栗花,它比桂花少了一份张扬,但那棵栗树却一直努力地生长,向着更高的天空,将一种空旷的美,克隆在虚空。

我以为它是内蒙的姑娘果?或者是月亮里的嫦娥?或者某位被天庭冷落的仙子?这都不重要了。

重要的是,它们构成了一首秋天的诗,构成我心里最生动的一幅画:那个提着灯笼的人,不声不响,站在人们看不见的高处。

小小说

埋单

寇建斌

李伟新接手一块工作,事情有点多,身体略感疲惫,周日就睡了个懒觉。本想在家放松一下,谁知手机刚开机,就有电话进来,先是一个人说,接着就是几个人乱嚷,外地的几个同学要大驾光临,让他恭候。这事没得商量,他赶紧调整情绪,笑着满口答应。

宽泛点讲,当地也有多位同学,考虑到当下氛围,李伟没通知别人,只叫了同班的高昊。高昊十分高兴,弄清楚他的意图,早早就主动联系饭店。

这是家低调奢华的饭店,位置不大显眼,以前对吃喝管控不平时他们常来光顾。站在前台迎客的老板娘一眼认出他,惊喜不已,满面春风,亲自把他们引导到里边那个隐秘的雅间。

多年不见,每个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,包括面容、身体、身份等等,都不再是原来那个人。唯有上学时的情感没变,如同一坛老酒,只需一苗微火点燃,就会越燃越旺。在场的人,在各自位置都小有成就,平时通过多种渠道,相互间都有些了解。几杯酒过后,话越来越密,气氛很快达到高潮。高昊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,收入颇丰,来客起哄,今天咱们吃大户,叫高昊埋单!李伟赶紧笑着去拦,下次下次,今天我第一个接到电话,我有优先权,招待下周我负责!来客笑他,别看你有小权,谁不知道现在不像从前,你没法批条子报销啦。论腰包,你没人家高老板鼓。李伟尴尬一笑,趁机夸了高昊几句。说着话,脑子里忽然一闪,感觉这帮同学的突然来有点蹊跷,难道是高昊特意搬来的援军?他留意观察着他们交流的眼神,尤其是高昊脸上的表情。高昊脸上风轻云淡,没有一丝破绽。他举起酒杯,笑着把话岔开,腰包没多鼓,吃饭还请得起,说着挨个敬酒。

酒宴接近尾声时,高昊趁人不注意,悄悄溜出雅间。李伟晓得他去干啥,瞥了他的背影一眼,没有吭声。眼下,他主管的一个下属单位的临街建筑要进行广告装潢招标,高昊跟他打过招呼,已经参与报名。

高昊回来,大家已经酒兴阑珊。吃过了

食,喝着茶,聊了会儿闲话,便起身散席。

高昊走在前边,拿着手机,招呼司机把车开到酒店门前。路过服务台时,那位漂亮的老板娘没在,只有一位前刘海烫得像个方便面一样弯弯曲曲的女孩。李伟客气地说了一句某某雅间,女孩愣了声,说埋单呀,看也没看他,就去打单。李伟绷着脸接过单子,只看了一眼下边的款数,二话没说,马上扫码支付。

项目招标周一上班就进行,之前下属单位头儿前来汇报情况时,李伟装作不经意,顺口问了句高昊的公司,那人立刻心领神会,马上说这家资质不错,考察业绩也好。李伟拨通那个人的电话,问起招标的事。那人以为他不放心,再次表态:“明白领导意图,我会把事情办好妥当。”李伟厉声责问,我有什么意图?不要妄自猜测,一切严格依照规则程序进行!听明白了吗?那人支吾了好一会儿,才说明白,放下电话。

又有电话打来,女声,声音很急切,有几分熟悉,听了几句才听出是吃饭那家店的老板娘。老板娘一上来就连声道歉,说费了老大力才找到您电话,我就去了个卫生间,就出了差错,人家高老板提前埋单了,那个新来的小丫头又让您埋单,结了两次账。刚才我把那小丫头训哭了,您要是想再看见她,我马上就把她开掉!他听明白了,连忙说误会,可别,可别。老板娘加上他微信,马上把多收的餐费转了回来。

李伟正考虑要不要再给下属单位那个头儿再打个电话,电话里怎么说才好,又一个电话打来,是高昊。

高昊说,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事儿,是担心给人陪榜,求个公正。知道你成了主管领导,我考虑了半天,跟你说话,我撤出,不参与这个招标了,省得你说不清楚。

李伟举着手机,半天无语。

随笔

当手机成为“提醒器”

黄欢

不知从哪天起,我发现自己所有的“碎片时间”,几乎都被手机填满了。

等车、饭后、睡前,甚至只是起身倒杯水的片刻,都忍不住要摸出手机划几下。那些短视频、朋友圈、推送消息,像一个个彩色泡泡,轻轻松松就把几分钟、十几分钟,甚至一两个小时给“吸”走了。

直到有一天,我抬头环顾家里——沙发上堆着未叠的衣服,书桌上散落着待处理的文件,手机里还存着几个月前就该整理的照片……心里突然“咯噔”一下:明明总觉得没时间,可我怎么又有这么多时间刷手机呢?

那种感觉,就像欠了一笔无形的债。本想靠刷手机放松心情,结果那些“该做却没做”的事,像背景音乐一样在脑海里嗡嗡作响,反而让人更加疲惫和烦躁。

于是,我决定做个实验:把刷手机的时间,用来处理那些一直被拖延的事。

改变,是从一个小小的转念开始的。那天晚上,我照例躺在沙发上摸出手机,指尖已经习惯性地点了某个App。就在图标亮起的瞬间,一个声音突然在心底响起:“你现在有空哦。”

我愣了一下,放下手机,环顾四周。最后目光落在墙角那盆有点发蔫的绿萝上——它需要浇水,还需要修剪枯叶。这件事我在心里记挂了一周,却总是一再“忘记”。

“就现在吧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
接水、浇水、找来剪刀小心修剪枯叶。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。当我用抹布擦干溅出的水渍,看着那盆重新精神起来的绿萝,心里竟涌

起一阵久违的轻松。那晚,我没碰手机,却感觉比刷了一晚上手机更充实、更安宁。

从那日起,手机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的“提醒器”。每当闲下来想刷手机时,心里就会自动响起那句:“你现在有空哦。”

然后,我会从一长串“待办清单”中挑选一件事来做——如果只有五分钟,就给那几盆花浇浇水,或者把散落在桌上的笔收进笔筒。如果有十五分钟,就整理一个抽屉,或者擦一擦落灰的电视柜。如果有半小时,甚至可以清理手机相册,把堆积数月的照片分类归档。

做家务时,我会打开音乐。在喜欢的旋律中,拖地、整理、擦拭……这些原本枯燥的事,竟也带上了一点节奏感。看着杂乱的空间一点点变得整洁有序,那种成就感,是刷再多手机也换不来的。

渐渐地,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事情和事情之间,其实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。工作累了,就起身收拾一下房间,这是一种换脑式的休息;家务做久了,就坐下来处理几件拖延的工作任务,这又成了一种积极的调节。

更重要的是,当那些“该做却没做”的事情一件件被完成,心里的负担也跟着一点点卸下。不再那种“总有什么事忘了”的隐约焦虑,整个人都轻盈了起来。

原来我们缺的,从来不是时间,而是对时间的觉察与选择。当手机从偷走时间的“小偷”,转而成为了唤醒我的“提醒器”,生活便找回了应有的从容。在那些曾经被手机“偷走”的时光里,我重新遇见了与万物相处的宁静,也重拾了对生活的掌控。

